

# 墨学源流

方授楚 著



● 中华文史精刊 上海书店 中华



中華文史精刊

中華書局  
上海書店 出版

方授楚著

# 墨學源流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一九三四年版复印**

**墨学源流**

方授楚著

**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7/8 铜页 2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ISBN 7-80569-084-7 / B·3**

---

**定价 3.80元**

---

## 重印說明

爲發揚中華文化，方便學術研究，中華書局和上海書店共同商定合作影印中華書局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文史哲類部分圖書，以應海内外文化學術界之需，並統一冠以《中華文史精刊》名稱。入選之書，不論著述、譯作，悉以內容精萃，學術價值高，堪資考訂，或有助於著述參考爲準。重印時內容未作修改。

# 墨學源流

## 自序

予自弱冠讀章太炎梁任公譚復生(嗣同)諸人著作，見其時時稱道墨義，竊私心好之，而未暇鑽研也。後得曹鏡初墨子箋，於其評論墨家學說，雖所心折，而墨子原文，詮釋甚略，頗難索解。迨讀孫仲容墨子閒詁，見其於奧晦訛奪之文，詳爲校釋，昭若發蒙，最爲快適。其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及梁氏墨子學案，墨經校釋諸書，先後刊布，一時風會所趨，討論墨學，箋釋墨書之作，時見於出版界。倘彙而集之，則其所存，不難充棟梁，汗牛馬也。凡此諸家之作，於墨學皆有所見，有所明，而蔽亦隨之。以墨書爲墨子一人所著，其書又包羅萬有，而備深湛廣博之思，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堅苦卓絕之行，則視墨子爲全知全能之天帝矣。此一蔽也。不察墨學發生之背景與其演變進步之經過，於其勃興驟衰之理，無所了解，則視墨家如光彩眩目之彗星，乍視而終不復見，儼同神跡矣。此又一蔽也。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鉤公孫龍輩，不復稽其異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張大焉，彷若「驅蛇龍而放之菹」，以示墨爲深淵大澤。此又一蔽也。凡此三蔽，皆緣尊墨太過，致之未審耳。相激相盪，是生二種反響。恐墨奪儒家正宗之席而醜詆之，此一反響也。更有於墨學未能深研，徒從梁胡諸人之著作中，震驚墨家學說之高遠，若河漢而無極，則疑爲戰國時代之中國所萬萬不能產生。

者，於是漫然曰，墨子非中國人也，禽滑釐非中國人也。雖游移矛盾，不能自安其說，而終無以祛其所惑。此又一反響也。然則墨書雖復顯於一時，而研究者之態度，或推之使高，或鑿之使深，或進加諸膝，或退墜諸淵，其於取真求信之道，不亦相遠矣乎？此則鄙心所不能自己，而欲有所言議也。

往年在湘，校課之暇，欲爲先秦諸子鈎沉，凡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諸子之書，其後亡逸者，則於先輩輯佚以外，更加搜採。其或漢志所未著錄，在戰國確成一家之學，有言論可以攷見者，如告子公孟子之類，廣爲搜討，粗有撰述，亦未完成。然因此之故，則於諸子流別，及墨家與他宗之關係，略得比較研究之機會矣。民國十七年秋，任教滬上，友人發刊雜誌，屬爲撰文。適胡寄塵、懷琛發表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予乃先後草論五篇，與之商榷。迨至無錫，教課有暇，復撰駁墨子非姓墨諸文。胡氏後以自知佛教徒之說爲未安，乃改爲婆羅門教徒說，予亦作墨子學辨商兌，繼續討論，惟未發表，此十九年事也。二十四年春，見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集中，有其自作墨子爲婆羅門教徒說及所收墨子爲回教徒說，乃草墨子果印度或亞刺伯人歟一文，以獻所疑。繼念墨子國籍問題之謬說，所以層出不窮者，其癥結所在，乃墨學源流不明也。暑假既至，爰盡屏他事，而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一書，計自七月初著手，迨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始成。其間僅以院中裏理攷試，評閱文卷，稍輟數日。而所寓居室，一樓偏窄，酷熱如蒸，正午以後，常達華氏寒暑表百度，汗流腦脹，亦時檢核陳編，執筆寫綴。平日草百字短文，或吸紙菸二三枝，始能脫稿，此時則盡廢而不用。更值小兒女輩亦放假家居，盡

日譁笑啼哭跳擲於左右，予亦不暇顧視。幸得脫稿，始覺如釋重負也。此書既成，列爲上卷，而就往時所作，加以沙汰，名曰墨子氏籍學說辨，列爲下卷。不幸去春所草一文，因故遺失，乃更重寫爲二篇，一曰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一曰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以成完帙。於是合上下兩卷而名之曰墨學源流，即此義之一束也。

憶近十年來，國難日深，而先父母亦於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前後棄養，家禍亦酷。哀撫育之劬勞與民生之多艱，校課之餘，戚戚寡歡。而所以消永晝與長夜而稍紓我抑鬱悲塞之胸懷者，無他娛樂，惟日於故紙堆中討生活，藉以排遣。亦嘗搜集春秋戰國之典籍，妄欲於斷代通史有所撰述，皆未完書。今此所謂墨學源流者，雖於困苦之中，粗有成就，未知於世果有何補益！是以寫成以後，藏之篋笥，初未嘗即欲災禍梨棗，重勞手民。惟間嘗寄陳朋好，求其指摘疵病，而直諒多聞之友，或承是正文字，商定體例，更有慾意問世，而任介紹出版者。此於樂成之美意，固未便過拂。且念曩所爲諸子鈎沉稿本，以變亂散失，不知化爲灰燼，隨風飛揚；抑漂沉海底，難以復鉤？至今猶在築想。也是書雖敝帚之微，亦復頗費心血；世變愈亟，來日茫茫，安可久置篋中，用以自累耶？況人苦不自知，有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能視己之眉睫；予以人於墨學有所蔽，發憤而寫是書，然則我之所蔽，又不知伊于胡底？用特覲顏怖之，而期讀者有以匡其闕失爾！至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內憂外患深矣，守禦無方，利之無術。若處心於區區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學也，是則

辱我子墨子於地下矣！尤愚之所萬不敢存此心，而惶悚無窮者也！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方授楚

## 附言

- 一 墨家尙質而不文，今寫此書，亦用質家言；故篇中於極尊敬之先輩與時賢，一律直書姓名，不用別號。惟下卷於姓名下，閒繫尊稱之詞者，亦不復追改。
- 二 下卷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墨子學辨商兌內，或小有與上卷不同者，以上卷之言爲準。

# 墨學源流目錄

## 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

一

導言

一

### 第一章

墨子之身世

三

一

姓名

三

二

生地

三

三

生卒年代

七

### 第二章

墨子之事蹟

一五

### 第三章

墨子書之攷證

三九

### 第四章

墨學發生之背景

五九

### 第五章

墨子之學說

七一

一

墨學之淵源

七一

二

墨子學說之體系

七四

三	墨子之政治思想	七六
四	墨子之經濟學說	八六
五	墨子之宗教信仰	九七
六	墨子之根本精神	一〇七
第七章	墨家之組織	一一五
第六章	墨學之傳授	一二三
一	墨子之教育	一二三
二	傳授之情形	一二三
第八章	墨學之進步	一四七
一	後期墨者之系統	一四七
二	眞墨別墨與非墨	一四八
三	墨經之作者	一五四
四	墨經之概要	一五六
五	墨義之修正與發展	一五九

六	兼愛非攻之新解	一六九
七	知識論與辯學	一七三
八	與他家之論難	一八五
九	實用科學	一九五
十	墨經釋疑	一九八
	墨學之衰微	
	墨學之復活	
	第一章 墨子之姓氏國籍學說辯	
	第一章 駁墨子非姓墨說	
	第一章 駁墨子爲刑徒奴役說	
	附錄 駁墨子爲印度佛教徒說	
	第二章 駁墨子爲印度人論	
一	胡懷琛墨翟爲印度人辨	
二	駁墨翟續辨	
附		
一	墨子非印度人論	一八
二	胡懷琛墨翟爲印度人辨	一五
三		三〇

第三章

駁墨子爲印度婆羅門教徒說.....

四五

一

墨子學辨商兌.....

四五

二

評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國籍觀.....

六五

第四章

駁墨子爲亞刺伯回教徒說.....

八七

墨學餘論

一〇一

# 墨學源流

## 上卷 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

### 導言

當二千四百年前，春秋戰國遞嬗之際，有一所謂「賤人」起於魯，倡爲學說，以教其時人民，而徒屬充滿天下，以爲一時代之顯學者，則墨翟其人也。墨子之學說，固陳義圓滿，而其人格之偉大崇高，及所以救世之急者，不獨在二千年之中國史中，無其儕匹，即求之世界史中，亦不一二覩也！徒以其學派在楚漢之際而微，至司馬遷作史記，不能爲之立傳，乃於孟子荀卿列傳附著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一名史家爲聖哲如墨子者，記述生平，僅此二十四字草草繳卷，如無其他原因，則亦史遷之疏矣。自漢武以後，學術既爲儒家所壟斷，墨子之書，士人多不誦習，而熟聞儒家詆毀之辭，輔以莊氏剽剥之說，於是一孔之士，其意識中，墨書盡屬邪說。墨氏誠非人類，二千年中學者之『倒霉』，均無墨子若也。自清中葉以後，時勢已異，汪中諸人出於墨書稍加肄習，墨子事跡略事申理，然已負謗於時矣。迨後西學所漸日深，由孫皓

讓以及今人，多用新知以印證舊學，於墨經亦稍理董然，猶未得其十之五六也。惟謬說則因以益多，初學轉生迷惑，後生欲探討墨學者，未及披讀本書，則疑問叢起：如墨子姓墨耶？非姓墨耶？名翟耶？非名翟耶？魯人耶？非魯人耶？抑印度人耶？亞拉伯人耶？此其氏籍方面也。其主張創造耶？因襲耶？竊自印度之佛教耶？婆羅門教耶？抑亞拉伯之回教耶？此其學說淵源也。至墨學在中國社會「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飄風，如暴雨，如光芒萬丈之彗星，未收除舊布新之功，一逝而不可復見。此其盛衰之理，則亦人人所有疑問，雖有加以解釋者，而未能切理暨心也。吾以此故，不自揣其陋劣，爰述墨子之生平及其學派。

# 第一章 墨子之身世

## 一 姓名

墨子姓墨名翟，歷來無異辭。自元伊世珍逞其妖妄之臆說，始云墨子姓翟名烏。清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本其說，謂「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近人江瑔著讀子卮言有論墨子非姓墨一章，亦以伊氏之說爲一大證而推演者也。江氏之言曰：

墨子原書多稱子墨子，夫稱曰子者，皆尊美之詞，不繫於別號，即繫於姓，然皆稱曰某子，斷無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者。若子思子，上子思二字合爲孔伋之字，下子字乃尊稱之詞耳。唐宋以後去古日遠，名稱亦湊始有以子字加於姓之上。若唐之劉禹錫，自稱子劉子，宋之程頤，自稱子程子，明之劉宗周，亦自稱子劉子，於例絕無所據，於理更不可通。禹錫不學，無足深怪；程劉二氏爲當世大儒，乃亦不免，此則因言宋學者繩於考據，故有此陋妄之稱謂。秦漢以前則絕無之。自注，惟荀子書引宋钘語，或稱子莊子，然見於子列子者，俱無之。今稱子墨子，適與子思子之稱同。若云墨爲姓，則孔子亦可稱子孔子，莊子亦可稱子莊子乎？

江氏雖列多證，此則其中堅所在。其以「子思子」爲喻，則彼「疑墨子既發揚墨學，因而以墨自名，或

別字爲「子墨」，故墨書亦稱子墨子。江氏所以有此假定，或因『道藏』一本大取篇有『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而致疑。其實墨書言子墨子者百數，『子墨』僅此一見，孫氏閒詁已據吳鈔本改爲子墨子矣。涵芬樓影印明嘉靖本亦正作『子墨子之言也』，更可明白。子墨子非與子思子同類也已。而所以使其疑墨非姓者，則誤認秦漢以前，絕無加子於姓上以稱子某子之例也。然自稱『子某子』固兩劉及程氏之陋妄，而謂秦漢以前無稱『子某子』者，則江氏之陋妄或甚於程劉矣。列子書中常稱子列子，此或晉人僞作，姑置不論。然莊子中稱列禦寇爲子列子者五，一在達生篇，如『子列子問關尹曰』；四在讓王篇，如『子列子窮』等。江氏謂莊子內無稱子列子者，謬矣。（按呂氏春秋審己篇言子列子者二，觀世篇言子列子者三，不二篇言子列子者一。）荀子書中之子宋子，江氏武斷爲後人所亂，乃未覩其義例所在也。荀子泛論宋鉤，則稱宋子，與宋鉤之徒討論，則稱子宋子，其用顯然不同。天論篇（第十七）『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此與慎子老子墨子相提並論也。其次爲正論篇（第十八）稱子宋子者八。楊倞注云：『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觀篇中有言『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恐將傷其體也。』則楊氏之說確不可易，豈得謂爲後人所亂乎？且自莊荀二子外，公羊傳言子沈子者三，（一在隱十一年，一在莊十一在定元年，穀梁傳作沈子。）言子公羊子者二，（一在桓六，一在宣五。）言子女子（閼元）子司馬子（莊二十九）子北宮子（哀四年）者，各一。此皆『子某子』之明徵，江氏何以置而不舉耶？然此猶可曰，公羊晚定元年，穀梁傳作沈子。）